

《听琴图》里说赵佶

文 南京艺术学院 孙宇

[内容摘要]《听琴图》可谓是宋徽宗赵佶一生所爱之缩影，绘画、书法、雅石，还有宠臣蔡京与王黼，高超的艺术造诣和昏庸的政治能力造就了这位可赞、可叹、可气、可恨的艺术皇帝。

[关键词]赵佶 听琴图 蔡京 花石纲

展开《听琴图》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宋徽宗赵佶的独门绝技瘦金体题款“听琴图”三个字，笔笔斩钉截铁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古人书字讲究有血有肉、风骨独俊。徽宗的瘦金体，虽与传统意义上的书之法度不甚一致，却潇洒淋漓、独树一帜，至今无人超越，亦可称为历史上书家之一绝。这位宋末皇帝，在艺术上的造诣，为世人惊叹不已，而与之不相称的是其在治国安邦上的荒淫无道，也为世人所不齿。

《听琴图》所画共有四人，三坐一立，正中端坐的抚琴者为宋徽宗；右侧是蔡京，作俯首恭听状；左侧是王黼，为仰观态；身边一童子拱手而立。徽宗一身道服，可见他崇尚道教，以道服作常服，可知当时道教已融入徽宗日常生活之中，故徽宗自号为教主道君皇帝。说到道教，不可不提及徽宗以庶子之身跃登大宝之事。

赵佶生于宋元丰五年（1082）十月初十。传说赵佶降生前夕，其父神宗皇帝曾到秘书省观看那里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之像，见其严雅，惊叹不已，随后徽宗便出生了。据史书记载，徽宗出生时神宗梦到李煜前来谒见，似乎宋徽宗就是李煜的转世一般。而这两人，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，同样天赋异禀，才华横溢。如在现世，大概都能胜任文化部部长一职，可惜他们入错了行当，偏偏当了皇帝，最后亡国败家，死于他人之手。道教讲究善恶报应，讲究“承负”，意思是祖先积德行善，则可荫及子孙；若先人屡屡犯错作恶，后人将蒙受灾祸。有人今生行恶，反得善，或行善，却得恶，那都是先人之功过所造成的。当年宋太宗毒杀了李煜，灭亡了唐朝，对李家人来说便是恶，徽宗赵佶又与李煜出奇的相似，并被元所灭，不知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还是与此图中另外两人有密切的关联呢？

赵佶本不该做皇帝，只因其兄长哲宗赵煦于元符三年（1100）因病离世，年仅25岁，又无子嗣。那时向太后认为赵佶仁孝端正，有福寿之相，便立赵佶为帝。赵佶能做上皇帝，除了向太后的大力举荐和他自身的努力外，还有一些神奇之处：哲宗在世之时，因子嗣没有确立，十分着急，便派亲信去泰州（今属江

苏）的天庆观寻一位被称为徐神翁的道士，请他推算何人将继承大统。徐神翁推算片刻后，沉默不语，只在一道符上写下“吉人”二字，之后无论如何询问，神翁都只摇头不回答，不愿道出“天机”。赵佶也曾命手下人带着自己的生辰八字去大相国寺卜卦，当问到一衣衫褴褛的卜者时，此人开口便说此生辰八字并非这名手下人的，应是天子的生辰八字。没想到一年后真的应验了。这些都不过要说明：上天早已把君临天下之任交由赵佶。

再看这张《听琴图》的整体布局，似乎颇有道教韵味，道教讲究四方神之说，即东青龙、南朱雀、西白虎、北玄武。徽宗背依古松，坐北朝南，谓之“玄武”，有尊贵之意。玄武在宋朝地位颇高，《事物纪原》卷七载：“营卒有见蛇者，军士因其建真武堂。二年闰四月，泉涌堂侧，汲不竭，民疾疫者，饮之多愈。”宋真宗听说此事，下诏就地建观，赐名“祥源”。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真武庙。画面上，徽宗对面有一奇石，石上又有一盆栽异草，此位为“朱雀”。蔡京坐于东方“青龙”位，王黼则位于西方“白虎”位。从徽宗所在的角度看，正好又是“左青龙、右白虎、前朱雀、后玄武”，即典型的集天地之气的道教之像。

《听琴图》中用很大的篇幅绘画了一棵巨大的松树，目的应该有二，其一是绘画需要，图中若只孤座三人又立一人，未免单调，以古松为背景，不仅使得整张画有了生机，也将整幅画在结构上变得和谐、充实，又不致过于满溢。其二便是松的道家意味，松树四季长青，经冬不凋，树龄又长，自古便被认为是仙物，道教认为松有预兆国政祥瑞之功，徽宗以松树入图充景，想必也有向世人宣扬其德政功丰之用吧。

看完了这棵参天古松，再来看一看位列“朱雀”位的这枚奇石吧，单就这枚石头而言，它长相奇特，犹如云朵立于地面，不知徽宗之意是否要让它与天齐高？而更令人想不透的应该是这枚石头所在的位置，能与一代帝王相向坐落，可真是承受了不小的恩宠啊！不知在中国历代的帝王中，还有谁会像徽宗一样，将一枚奇石置于如此重要的“朱雀”之

位？再说画中有三个人均坐于石上，一幅画中竟有四枚石头，均立于四方神之位，可见石头在宋徽宗的心里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。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《水浒传》第11回，讲了青面兽杨志押运“花石纲”，在黄河里翻了船，不敢回京，最终落草为寇的故事。杨志就是因为徽宗赵佶酷爱花石，要盖“万岁山”，才到太湖边押运“花石纲”的。这

故事一方面是宋徽宗爱石如痴的佐证，另一方面也是他骄奢淫逸、挥霍无度的证明。

假如说宋因徽宗而亡，那石便灭了徽宗。赵佶即位前为端王，从那时起他就喜欢玩弄花石文墨，这本不是什么坏事，但太过痴迷其中，终究引来了大患。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，此时徽宗刚登大宝不到一年，向太后还在垂帘听政，朝廷为了修缮景灵西宫，下令在苏、湖二州采太湖石4600多枚，赵佶对这些形象各异的石头，十分感兴趣，这也是后来运送花石纲的滥觞。

崇宁元年（1102），向太后还政于徽宗。这位未满20岁的徽宗皇帝，见地位稳固了，便命宦官童贯在苏、杭二地设立造作局，专门制造宫廷用品，所涉及的品类，金玉牙角竹藤织绣，无所不有。童贯在京师与苏杭之间穿梭时，便结识了被贬于此地的一个人，这人便是



《听琴图》中位于“青龙”之位的朱袍者蔡京。相传此人可直视太阳久而不瞬，工于心计，又善书画，深得徽宗爱戴与信任，后位至宰相。

蔡京知道徽宗喜爱花石，便授意其手下朱勳向徽宗进献。起初徽宗还比较谨慎，因所贡之物不过一些盆景小石，数量也不超过十余件，便未在意。但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打开了一个小口，渐渐地徽宗的欲望便一发不可收，再也无法满足了。据记载，宋崇宁四年（1105），蔡京之流便开始大规模运输花石，并在平江设立专门搜刮贡品的机构——应奉局。民间有一石一木可用者，使者便直入其家，破墙拆屋而取之。如此搜刮贡品长达20余年，所费以亿万计。弄得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

蔡京的长子蔡攸，与其父可谓是一丘之貉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为了博得徽宗的好感，他每每从东南运送花石抵京，少则几舟，多则数十舟，所用开销劳力，皆出自哀哀无告的百姓身上。政和四年（1114）以后，有些无耻之徒看到凡是给京师进贡花石者，不是加官晋爵，就是恩宠有加，不等天子下旨，便一个个通过各种手段，迫不及待地将从各处搜刮来的奇花异石送入宫廷，甚至通过宦官之手呈于徽宗，宦官为了邀取圣恩，便大肆加入进贡花石的队伍中，上行下效，沆瀣一气，全天下几乎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运送花石纲之风，运送者借口皇差，恃势跋扈，连州官县令都惧怕三分，更不用说底层百姓了。

在全国性的运送花石纲之风中，涉及的贡品无奇不有，范围之大，参加人数之多，堪称史上罕见。京师收到来自各地的大量花石，有的玲珑剔透、秀美无比，有的气势恢宏、浑然天成。那么多的奇珍异宝倘若都安置于宫墙之内，只怕再大的皇宫也要容纳不下了。不知是因为奇珍异宝太多，皇宫反而显得太小了呢，还是在蔡京等人的吹捧附和之下，徽宗赵佶的奢靡之心膨胀得过快呢？曾经令赵佶心满意足并提赋《延福宫记》以纪其盛的延福宫，在皇帝的眼中竟显得“小”而“陋”了。

特别是政和七年（1117），徽宗命人以杭州凤凰山的样式修建一座巨型假山园林。据记载，此山广袤十余里，峰高足有90步，至宣和四年（1122）方得竣工，历时6年之久，美其名曰艮岳，又名万岁山、寿山、华阳宫。说到艮岳的由来，又要联系到赵佶对于道教的崇信，相传徽宗登基之初，皇嗣稀少，担忧与其兄哲宗走同样的老路，便听信道士刘混康之言，认为艮岳所在之地风水极佳，若地势垫高，便会多子多福；若林木葱茏，便会国泰民安。说来也巧，徽宗命人将此地增高数仞之后，后宫便连连降子，由此更对道教深信不疑。

艮岳正门朝西，四周摆放了大量从太湖、

灵璧等地运来的花石。这些花石千姿百态，巧夺天工，无奇不有。其中一块最大的石头百人方可合抱，高6仞，是1123年朱勳从太湖采的，造巨船送往京城，因城门无法通过，竟拆掉城门。徽宗见石大喜，封石为“盘固侯”，为石封侯，古今皆无，荒谬透顶！艮岳中所用的花石数以万计，即使在交通水利如此发达的当今，都不知道要动用多少金钱、劳力才能运达京城，更不用说是距今近千余年的徽宗时期了，又加之赵佶出手阔绰，封赏无度，结果搞得国库亏空，民怨沸腾。

都说盛世出犬儒，乱世出英雄。赵佶、蔡京一干人等喜于酒色，而百姓却因花石纲倾家荡产，十室九空。据记载，在花团锦簇的京城开封十里之外便是一处处穷苦悲惨景象。宣和元年（1119），宋江聚众36人在梁山泊（又名梁山泺）起义；宣和二年（1120）十月，睦州清溪（浙江淳安县西淳城镇）人方腊也率众揭竿而起。虽然这一北一南两场起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，官家也不得不借徽宗的名义废除应奉局，并停运花石纲以泄民愤。但这却使赵佶心中埋下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。

待到起义平定之后，徽宗又惦记起令他朝思暮想的花石，徽宗见童贯曾以赵佶之名“御笔行之”，所发文告，颇像罪己诏，徽宗心有不悦，又在一宵小的怂恿下，命童贯告老还乡，并重新恢复了应奉局，开启了花石纲的运送。这一“宵小”不是别人，就是《听琴图》中身着青衣居于“白虎”之位的王黼，此人生得风姿俊美，能说会道，不学无术，善于谄媚。

因王黼能得赵佶心意，便被任命于应奉局主持事务。王黼贪婪无比，在位期间无论奇珍异宝还是可口美食，都要向其进贡，所得之物，十之九被他中饱私囊，奉于徽宗之物不过一成，他的住处也是金碧辉煌，堪比宫禁。徽宗好石，王黼也不甘示弱，聚花石为山，高达十余丈，还于宴请辽国使节时类于奴仆，做表演斟酒等卑贱之事。就是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无耻奸臣，徽宗竟赐玉带，封楚国公，特允紫袍加身，优荣堪比亲王，后又官至宰相。

君王昏庸，群臣奸佞，这样的帝国岂有不灭之理？就算一时平定了内乱，外部的势力也定会虎视眈眈。靖康元年（1126）闰十一月二十五日，京城开封终于落入金人之手，这个被赵家经营了一个半世纪的王朝，基本画上了句号。

再观《听琴图》，可见图之正上方有蔡京所提诗作一首，作为一代帝王，赵佶竟然允许蔡京题诗于自己的爱作之上，想必此二人之关系非同一般。宋代以官服颜色来代表品级高低，紫色和红色是三品以上官员的服饰，故称“满朝朱紫贵”，蓝色是四品官的服饰，五品为绯色，六、七品官就是绿色和青色了。图

中，蔡京身披朱红袍，而王黼只着青衣，不知是徽宗作画时无意而为之，还是刻意追求，以此区分二人在自己心目中的不同地位。蔡、王二人均善察言观色，阿谀奉承，且都位高权重，而独蔡善书，徽宗极其赏识，就连素有“米颠”之称的米芾也曾自称甘愿位列第二，敬蔡京之书为当朝第一。这位才艺天子在考究臣子的德行政绩上糊涂了事，而在其书画造诣上却是慧眼识珠。

画作左下角有徽宗独特的“天下一人”落款，相当于现在的个性签名。也许在书画方面，赵佶确实有着无人可及的造诣，但在治国安邦、举才纳贤上，就差得太远了。不知赵佶在金人的牢狱之中，还有这“‘天下一人’唯我独尊”的傲骨吗？还有如《听琴图》中那种心旷神怡的心境吗？这亡国亡家之恨恐怕也只能自咽苦楚了，就连那美轮美奂的人间仙境“艮岳”，也只能石碎、树伐、鸟兽散，毁于一旦。

繁华如梦，往事如烟，当一切烟消云散之后，回首想来：倘若赵佶不做皇帝，而继续做他的端王，以其亲王权贵之荣宠，以其书画乐器之天赋，足可流芳百世。可是造化弄人，偏偏让一个艺术天才当了君王，既断送了自己，断送了赵氏基业，也断送了百姓的安康。由此可知，任何一个人，只有居其最适合的位置上，其天才方能得到充分的、甚至超常的发挥，做出惊人的业绩。赵佶所居的皇帝之位，并不适合他，所以在治理国家上，他只是个昏庸无能、荒淫无度、祸国殃民的皇帝；而在书画上，他的荒淫无度，让他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书画艺术的钻研之中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超人的书画天赋，创造出更多的书画艺术佳作。不然，他的建树会大得多，为我们留下的艺术无价之宝也要多得多。

注释：

为宋徽宗赵佶所创，又名“瘦筋体”，运笔飘忽快捷，笔迹瘦劲，至瘦而不失其肉，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锋、露锋等运转提顿痕迹，是书法史上的一项独创。

“吉人”二字合在一起正是“佶”字。

刘混康（1036—1108）：中国道教名人，北宋著名道士。字混康，一字志通，人称“华阳先生”。

徽宗派童贯平定方腊，临行前，皇帝授予他处置东南地区事务的全权，对他说：“如有紧急情况，就用我的御笔号令行事。”

太宗时命能工巧匠制作，共30条，其一自用，另一条赏赐给了大将曹彬，剩余28条贮藏于国库之中，无比珍贵。

参考文献：

1. 蒋珊. 宋徽宗传.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1
2. 杨海光. 蔡京.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9
3. 徐建融. 宋代名画鉴赏. 海书店出版社, 1999